



林斤澜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石火

林斤澜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长沙

石 火

林 斤 澜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•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•

198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30,000 印张：12.75 印数：1—15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68 定价：(平装)1.00元 (简易精装)1.05元

前 记

这个集子收小说二十九篇。

前十篇写于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夜，当年连同十多篇散文，已经整理成集，还没有印刷，下来了“勒令”，要算文字总账。如此正好和盘托出，好不齐楚。过了不知几度春秋，大约相当一个“抗日战争时期”。在一间遍地劈柴一般堆着书本，窗户台上也摆着塞着稿纸的房间里，一位好心人给捡了出来，当着风云诸贤的面，正眼也不瞧我，嘴里咕噜道：

“把你的毒草拿回去。”

如此扔还给我。这当然是福星高照。俗话说：遇事退一步想，顶半个诸葛亮。要是原初藏在家里，或束之高阁，或埋之地下，不免遇水做了纸饼，逢火化作纸灰了的。

后十九篇是劫后近作，前后相隔整整十二个年头。一个简单道理，现在大家才都知道说了：一个人有几个十二年呢？有几个少壮的十二年呢？看来浩劫的“浩”字，第一应是指的时间。先哲说过：时间就是生命。

有人说后作和前作，有相同的样子，又有不同的调子。

若果真不同，那是因为生活不同了，感受不同了。这是写作的根本。有人对后来的写法有些指点，我自己还搞不大清楚，自知之明原是不容易的事。不过轻车熟路，是写作之忌。但愿写到老，探索到老。若因探索，却一脚踩虚了呢，俗话说得好：跌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。又说：跌一跤，长一智。那就更加好了。

集子总要起个集名，我过去是挑个篇名顶替了事。这一回起先挑了“惭愧”。人问为什么？我说这两个字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以外，口语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：侥幸。有古书为证：

“……天可怜见，惭愧了！我子母两个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，此去延安府不远了，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，也拿不着了……”（《水浒》第二回）

可是有人嫌这两个字精气神不足，印在书皮上不起眼，又包括不了前前后后的意思。我就没有了主意，对着篇目发呆。忽然灵机一动，看见头篇第一字是“石”字，末篇第一个乃是“火”字。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：“石火”，倒有一种意思。

这意思也是有来由的。前不久读到一位前辈作家行云流水般的文章，有几句说：

“……在深山老峪，有时会遇到一处小小的采石场。一个老石匠在那里默默地工作着，火花在他身边放射，锤子和凿子的声音，传送在山谷里，是很少有人听到的……”

在寂寞的时候，这个老石匠使我的心血温暖起来。他是真正的师傅，我不过是个匠人。锤子、凿子敲打出来的匠气，就是明证。但我的心血温暖起来了。

劫前成集，每多喜悦。现在打发这个《石火》出去，想想还是“惭愧”。

作 者

一九八一年春节

寒露校改

目 录

前 记	1
石 匠	1
赶 摆	10
草	27
三十个孩子的妈妈	40
看 羊	47
限三天	53
句 点	59
惭 愧	64
志 气	76
默 契	88
悼	99
一字师	110
竹	123
膏药医生	183

小店姑娘	204
开锅饼	215
神经病	229
阳 台	244
拳 头	276
甘蔗田	285
问 号	312
法 币	319
微 笑	326
绝 句	333
记 录	340
寻	349
斩凌剑	361
肋巴条	371
火葬场的哥们	390

石 匠

桂林有一个知名的独秀峰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独秀峰。那一个知名的独秀峰，挺在街市中间。有三百〇六级石阶，盘到峰顶，顶上有两个亭子。山峰的腰部，有人题字，有一行是：“南天一柱”。还有一行是：“介然独秀”。每个字都高一丈开外。街市的四外，另有很多的独秀峰，远远近近可以指点，却数不清。这些峰都是平地突起，直上青天。又都是岩石做成，各有各的硬朗倔强的妙处。岩石缝里，又都生长杂树，好象到处探头叫道：

“我活着哩，我在长着哩，我这里有的是力气哩。”

只是这些峰，大都还没有石级和亭子，还没有名家题字。

桂林有一条漓江，画上常常可以看见，还常常给画成烟雨迷濛的样子。可是也还有一条桃花江，也绿如绸，绕如带，清清如同碧琉璃。

桂林有一个七星洞，洞中的石乳，能叫诗人吃惊得找不着诗句，能叫不是诗人急忙忙热腾腾做起诗来。那些石乳，又都有名目，比如龟、蛇、长城、刘三姐和歌仙台，

花果山和水帘洞，银河和牛郎织女，名目后边，又都有故事。不过故事须待梳一根辫子，或两根辫子的年轻向导，用清脆的桂林口音说出来，才叫好听哩。可是现在开发了一个新洞……

桃花江边，有一个还没有题名的独秀峰。从峰下过江，走三几里路，有一个石丘。这个小山落在桂林，只能算作石丘了。可是这石丘，有个好名字，叫做芦笛岩。往岩上走几十步，就是洞口。这洞口说不出什么形状，仿佛是岩石随便裂了开来的。洞外也没有古树奇花，只有芦苇杂草，随意生长。可是走进洞子一步，只要一步，一步就走进了童话世界，一步就是神仙洞府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听见背后有人说话，那是看门人的口气：

“你又来了。”

“来了来了来了……”

那回答不象回答，仿佛发自丹田的，一长声感叹。

“不要往尽里边去。”

“不去不去不去……”

又是一长声感叹。眼前的奇异的石乳天地，牢牢吸住了我的眼睛。可是背后感叹的声气，也不平常。我听见说为什么不能往尽里边去，因为那里有一个地洞，是通到里边更大更奇异的洞府里去的。可是里边还没有开发，人若掉进去，大约总会跌坏了什么的。

“叫声出来你就出来。”

“出来出来出来……”

这样不变的感叹，使我不能不回头了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见看门人在再三叮嘱一位汉子。这汉子高高的个子，怕碰着石乳吧，或者是为的听清楚小个子看门人的说话，躬着腰，靠着洞壁站着。洞里虽已安上电灯，可是那样深那样曲折的洞子，是不能透亮的。我看不清楚那汉子的相貌，只见鬓发已经花白，穿着厚厚的棉袄。背上背着一把雨伞，一条卷成长筒子的毯子。是一个撞州走府的手艺人，或是一位徒步旅行家呢！

我们走进石乳的峰峦中间，走进石乳的树林中间。这些石乳，有的象泉水从地心里涌出来，翻着浪花，直达洞顶。有的从洞顶倒挂下来，象一串串的果实。有的象瀑布倾泻，有的象藤象笋，百般缠绕。有奇峰，有怪洞。有直立的观音，有端坐的罗汉。有海底的动物，那无数柔软坚韧的触须，飘飘颤动。有的山头堆白，仿佛积雪。有的削壁溜金，仿佛珊珊丛生。有险谷如井，四处闪着银星……所有的石乳，都还没有名字，任凭你海阔天空……

忽听见叮叮咚咚，象驼铃，象铁马，象钟，象磬。我左右寻找，寻见一个角落里，那身背雨伞、毯子的汉子，在轻轻拍打一块石乳，细细侧耳听着。那石乳长着一条条八带鱼般的触须，一条条声音高低不同，仿佛竖琴。我也敲了敲身边的石乳，声音却似木鱼。

忽然走进了一个大厅，顶如锅底，齐齐扣了下来。细看地上，半块的半截的石乳，胡乱抛撒，好似废墟。难道在那不可知的什么年代，有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在这里玉石俱碎了？我穿过碎石，看见地上满是连环的水纹，小小的水涡，仿佛那不可知的年代，玉石俱碎时，还泼撒了玉液琼浆，刹那间，冻结在地面上了。

大厅尽头，有一条黑糊糊的巷道。人们说，别往前去了，前边就是地洞。我按亮电棒，小心前进。我看见了洞口，口沿的岩石溜滑，口里边，电棒照进去，那一线光亮就象叫水冲走了。里边更加奇异的洞府，沉睡在黑暗里。我觉得有些困倦，是强烈的兴奋之后的疲劳？还是洞深气闷的缘故？眼前有些模糊了，头脑有些昏沉了。手里的电棒，蛇一般溜了出去，掉在地上，立刻钻到地洞里边去了。我就势跌坐下来，暗地里，一只手拽住了我的胳膊。我已经坐在地上，觉得岩石棉软，最好打个瞌睡。可是那只手，竟象铁箍一样箍在胳膊上，我推开那只手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握了一握。可是我握着的，是怎样的手呀？是石打的？是带着铁手套吗？我完全清醒了，摸摸那手心，老茧压着老茧，无数老茧联成了手皮。这是谁的手？就是那高高的穿厚棉袄的汉子，他也在我身边坐下来了。

我们从黑巷道里望出去，那半明不亮的大厅，就如剧场。大厅的那一头，活象舞台。舞台上边，石柱如林，灯光如同朝阳，穿过林子，洒在岩石上，有许多不知名的动

物，都有触须徐徐蠕动，大如象鼻，小如飘带。那里扮演着睡梦里仿佛见过的神话。……

身边的汉子伸手一指，说：

“那个石窝里，坐着个老头子，你看见没有？”

我看不清楚。

“喏，盘腿坐着的，左手掌凿，右手拿着镢头。你看，长头发，长眉毛，长胡子，你看，头发上挂着树枝、树叶，眉毛、胡子，白花花的沾满了石灰……”

那是没法看得见的。

“你看，老头子精瘦。铜边边的眼镜，都戴折了一条腿，扎根麻线挂在耳朵上。这个老石匠，有本事二十年不下山，凿了个洞子。”

“什么洞子？”

“不在这里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五百里滇池边上，千丈悬崖上边。”

“昆明的龙门吗？那是他凿的？”

“是他，就是这个老石匠。那洞门、石柱、供桌、魁星，全是一块石头凿出来的。那魁星连身上的衣服，都象要飞起来的样子吧。可把老头子折磨老了，累成个皮包骨头。就剩最后几下子了，一下精神不济，卡察，把魁星手里的珠笔凿断了。老头子想不开，就从那千丈悬崖上边，往五百里滇池里边一跳。”

“哟！”

“死不了的，凿了那样的洞子，死不了的。”

我有些惊讶。可是望着那个灯影里的石窝窝，我渐渐觉出来真有个精疲老头子，盘腿坐着。长头发、长眉毛下边，眼光如铁，他那二十年不停的镢头声音，震着我的心胸。我小声问道：

“老石匠叫什么名号？”

“这里叫他客师傅。”

“客——师傅”

“这里的人爱这么叫。你看左手边，那百果柱子跟前，蹲着个瞎子吧。”

我实在看不明白。

“北京芦沟桥上的石狮子，是他凿的。不是说桥上的狮子数不清吗？他凿瞎了眼睛，凿到后来，就谁也数不清了。你看他抱着块石头，在摸着摸着的吧。他要翻过来翻过去，不知摸多少遍。等到摸够了，凿起来，凿什么，活象什么。”

那汉子说到后边几句时，一句一巴掌，拍在岩石上，黑巷道里哄哄响着。

“你看那山头上，前前后后几个小个子。”

我一个也看不见。

“那是四川来的石匠，他们把一座山，凿成了个石佛。”

“你看那沟里，有个小伙子，他在水边磨凿子。那鼻子、眼睛，姑娘一般俊吧。他从浙江雁荡山来，那山顶只有大

雁飞得上去，他去立了个旗杆。”

我望着这个神仙洞府，渐渐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亲切的。可就是想不透为什么都是些石匠呢？我问道：

“这些石匠，为什么都聚到这里边来呢？”

“比比手艺。一人凿一个石乳琴。”

“好！”我欢叫了一声。

“那天凿好了，大家抱到大厅里比试，可是，客师傅一亮他的琴，一敲那声音。大家回过头来，把自己的琴，几镢头全给打碎了。你看丢下了一地的碎块。现在又都在重新再凿了。”

我听见大厅里有人说话，仿佛也在说着客师傅，客师傅。我一跃而起，跑出黑巷道。只见黑幢幢的几个人，在热心讨论什么。有人讲解这是一种石灰岩，经过千万年的地下水的冲刷，就形成这么种现象，这现象在地质学上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，叫做——

我听说这个词儿，不觉大声重问一句：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叫做客斯特。”

可我宁愿相信有一位客师傅，就回头找那汉子，见他侧身闪进石乳缝中。我跟了过去，那是一条小道，盘来绕去，真正可以叫做羊肠小道的。两边石峰，有时如刀削，有时如堆花，有的溜金跑铜，有的嵌银镶钻。那汉子又在侧耳敲打什么了，那里的石乳，圆顶如玳瑁，须须长短粗

细不一，可是仿佛全都在飘浮游动。敲出来的声音，尖的细的如雨点落在水面，宽的厚的如山谷撞钟。我也侧耳听了会儿，问道：

“你说的石匠，怎么都有一种什么劲头？”

那汉子正色说道：

“正经石匠，个个都是这样的。越是年纪大了，越要拚一身的本事，拚一生的气力，凿出个什么来，留给后人。”

我再也没有什么话说了，因为这几句话，伴着石乳琴声，在我耳朵里，叮咚不散。不觉走出了洞口，眼前一亮，我才回头去找那汉子，跟他握手告别，我又摸到了那一手的老茧，不由得问道：

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石匠。”

我这才明白，为什么他的眼里，那最美丽的旁边，得坐着一位石匠师傅。我蓦地里起了敬重之心，把他上下一打量。洞子里昏暗，听他说话时，总觉得这人行行动固执，说话倔强。可是现在站在亮地里，却见他躬着高高的个子，显出谦和的样子。眼睛细长，安详望住地面。那头发又都花白了。我问道：

“现在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老了，不叫拿榔头、凿子了。”

我看看他背上的雨伞、毯子，说：

“也好，到处走走，玩玩。”

他笑笑，指一指洞子，摇摇头，不说什么。我也笑笑，跟他分了手。可是走不几步，听见背后固执的声音：

“眼见这样的洞子，怎么丢得下锄头、凿子呢！”

我赶紧回头，只见他一巴掌，拍在岩石上。我笑问：

“要凿个石乳琴吗？”

他连忙回道：

“不，不。”又显得谦和安详了，说，“就着石岩，可以凿个椅子、桌子的，往后来玩的人，可以坐坐，喝喝水。”

我无意中说道：

“最好还有个凉亭。”

他的眼睛一亮，几步走到一块大石岩前边，倔强说道：

“你看，凿一个一块石头的亭子，怎样？”

我点头说了几声好，走下坡去。

清清的桃花江水，静静流过还没有题名的独秀峰，流向早已著名的，烟雨迷濛的漓江去了。我想我正在一步步，离远了芦笛岩新洞，不觉回头探望，远远只见那汉子，还站在那大石岩前边，两手在石头上不住摸索。我猜想这位退休石匠的心思，他的亭子，当是玳瑁顶子，浪花一般涌上来的水柱子吧。拚一身的本事气力，凿出这么个一块石头的亭子，留给后人。留给后人做什么？坐坐，喝喝水。